



梅

边

吹

笛

天
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梅 边 吹 笛

天 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边吹笛/天风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6
(嵩岳作家诗文丛书)

ISBN 7—5034—1821—4/G·0383

I. 梅… II. 天…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6616 号

责任编辑: 曾小丹 封面设计: 冯晓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厂 邮编: 101111

装 订: 北京领先印刷厂 邮编: 10111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125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 (总定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韩愈《原道》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以见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超然台记》

自序

这是一些与自然、社会、灵魂有关的文字。按时间的顺序，我把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二部分则写于新世纪开始的二〇〇二年冬至二〇〇三年春。说实话，我不喜欢写作，因为写作对我来说并不等同于“码字”，那是一种很沉重的劳作，我视之为精神的“苦役”。但往往为兴趣或责任所驱使，也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形诸于文字，凡此种种，我称之为“服役”。

在这些文字（主要是第二部分）的写作过程中，痛苦常常成为咀嚼的原料，这不是写作本身的产物，而是来自生活的馈赠。所以这些文字与其说是用心血写就，不如说是蘸着“苦汁”写出来的。当最后一篇终于画上句号时，那“苦汁”远远没有用完，一段“苦役”虽结束了，但痛苦仍在继续。

黎明已开始驱逐黑暗，新的一天即将破晓而出，在这深夜时分，我为这些文字写下序言，也为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写下序言。

——写于二〇〇三年春

目 录

诗 歌

自序.....	(2)
---------	-----

一

早春野菜香.....	(3)
春天絮语.....	(7)
春之晨.....	(9)
雨中小精灵	(11)
雨后	(13)
伙伴	(15)
田园情思	(21)
秋山	(27)
果树	(30)
故园的情影	(32)
村桥原树是我乡	(35)

堆满桃花的记忆	(37)
晚霞	(48)
书恋	(50)
巴蜀儿女	(54)
梦系青衣江	(60)
为什么被你感动	(65)
我的一点思索	(69)
行走在旅途	(74)
红楼梦吃	(79)

二

眺望嵩山	(93)
淡泊与宁静	(106)
再出函谷关	(111)
老树列传	(114)
从轩辕关到石淙河	(126)
颍考叔庙前的思考	(131)
从陈胜说起	(136)
箕山杂话	(141)
让心晒晒太阳	(148)
童年的河流	(161)
记忆中的自落池	(166)
风雪嵩山道	(169)
山间人家	(174)
奇观	(179)
山珍	(181)
萝卜 白菜	(184)

甘菊芽和木兰头	(188)
有一种菜叫“红嘴绿鹦哥”	(193)
清夜感怀	(197)
麻雀	(199)
想念燕子	(203)
枣乡纪行	(214)
走出去 外面是个天	(219)
山村之夜	(224)
那时候 我们正年少	(241)
又闻锣鼓动地来	(265)
青春岁月诗作伴	(271)
月下	(277)
固守一片净土	(279)
夜读“诸子”	(283)
星空璀璨	(293)
一轮皓月出幽谷	(301)

—

早春野菜香

正月过后，日子突然变得象一个嗜鲜的孕妇，油腻的饭菜已引不起她的兴趣了，心想，有一把刚抽芽的野菜该多好啊！

恰巧，二月迈着小碎步来了，舞荡了一阵柳绿杏白的春风，让昏昏欲睡的日子一下子回过神儿来。举目四望，才发现那生机盎然的田野上，野菜已悄悄吐出了新绿。

快去采呀！采野菜要趁早，脚步慢了，就要老去。刚好下过一场新雨，田垄上小河边，坡坡岭岭的野菜正透着一汪碧绿的肥嫩，等着你呢！

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天空晴朗得象大地的眼睛。最好叫一个伙伴，结伴走出喧嚣的市井。大片的蓝天下，你的眼睛可自由地寻觅每一片春天的绿芽，你的心胸可尽情地吮吸带着野菜麦苗鲜味的空气。河边的田垅上，荠荠菜最肥、最鲜嫩，用镰刀齐根铲起，端在手上沉实得象一朵水格灵灵的翠玉。铲起一片，还有一片，簇簇新绿连绵不绝，一会儿，就是沉甸甸的一篮，带回家去，无论怎样一种吃法，都是无比的美味。凉拌、热炒，虽做法各异却鲜味不改。最好的吃法，要数荠荠菜包饺子了。先把它洗净去根，剁碎后只用滴油拌起，再与煎鸡蛋一起搅拌，只需葱末蒜茸之类的佐料，其他调料一概不用，夺味儿。饺子皮要擀薄，

包成叶子形，清水一煮，你夹起来尝一个，那味道恐怕只能用妙不可言来形容了。

中原的乡村，还有一种独特的野菜，叫白蒿儿，匍匐的叶茎，绒绒的针形小叶，白中透着浅绿，一朵一朵的，紧贴地面生长，掐一点嫩叶闻闻，透着一股子好闻的药香。这种野菜别名阴陈，不但好吃，对治妇女病还有一种奇特的疗效。

常言说：“正月阴陈二月蒿儿”，采它，一定不要错过时机，正月末刚刚发芽，早春二月就得赶紧采，晚了摇身一变就成野蒿子了。吃法也很特别，既不能煮，也不能炒，要和面拌在一起蒸着吃或烙饼吃，风味皆佳。

二月麦田开始返青，茂密的麦垅里，一种鲜嫩的野菜深藏不露，你只有走进去，仔细地寻找，才能发现这犹如独居深闺的妙品，它叫“毛毛妮儿”和“胡冰嘴”。毛毛妮儿象一个毛手毛脚的丫头，浑身长有细小的绒毛，片片绿叶象圆形的菊瓣；而胡冰嘴却象一个冷艳的闺秀，通体光洁中透着亮绿，叶子却象尖形的菊瓣。但无论她们的外形如何不同，却是同一家族中的两个亲姐妹，她们形影相随，从不分离，有毛毛妮儿的地方必定有胡冰嘴，青青麦田是她们的家宅，伴着早春的麦苗生根发芽。在早春，麦苗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她们就热热闹闹地赶来与麦子做伴了，无论农夫的锄如何勤劳和无情，都无法把她们从麦垅里赶跑，一茬锄过，又一茬蓬蓬勃勃地生了出来，喂养了往昔清苦的岁月，滋润着今天过于肥腻的日子。手巧的农妇用它来摊煎饼，给清淡的生活平添一道美味；饥荒年代，亲人一般的她和稀薄的面汤搅在一起，填充着无数辘辘饥肠，所谓的满脸菜色，就是指它。那是她给予人们的一种生命相融的恩情。

最能体现她美味儿的吃法，是用它来下清汤面条。得先擀好面条，这宗见功见底的活儿，非巧媳妇莫为。最好用磨过几遍的白面来擀，柔韧似筋，透薄如纸，切好抖开，长长的一挑比旧时巧媳妇合的面绳儿还要光洁耐看。下在锅里，煮至八成熟，把大把碧绿的野菜撒进去，滚头上起锅，这时，清香扑鼻的热气，一直从锅边溢到院子，满世界地弥漫，隔一里半里即可嗅到，就知道谁家又做清汤野菜面条了。一顿农家风味的晚餐，拌着早春点点星光，使人犹在桃源深处而不想人间他趣。

山坡上，野草刚刚发芽，和它杂居而生的野小蒜，便也抽出了丛丛绿意。它最常见、最招摇地点缀在山山岭岭，无论是幽深的岩缝，还是繁茂的草丛，都可见到那亲切朴实得犹如乡音的绿影。春天一到，大人孩子都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它，象捡拾一个遗落的童话，把它采回家去。

与小蒜比邻而居的黄花苗，是山地另一种常见的野菜，它又名薄公英，长老了便不能食用。春天的手，刚抽出它嫩绿的叶片或一茎娇嫩的花蕾，这时把它采下来，最简单的做法是和野小蒜一块切碎腌食，就着热腾腾的烙饼和稀饭吃，那股热辣辣的鲜香，只有山野精英才酿得出。吃了它，不仅开胃，还清热解毒。旧时的乡村医药匮乏，人们常常用薄公英医治病痛，诊治的方法异常简单，遇到谁热毒浸体时，就会听到“吃点黄花苗败败毒吧。”

那拖着长秧的狗秧儿菜，顶着一身绿刺的刺角芽，被乡民视为山珍的地曲莲……数不胜数，无穷无尽。年年枯了又绿，早春刚到，便欣欣向荣，不知给多少热爱它的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希望，令生活在田野上的生命，一伸手便可采到大自然母亲慷慨的

赠予。

被野菜滋养着的人们，日子里永远有一股早春的清香。

春天絮语

时光如白驹过隙，冬天一别，转眼已是早春二月，我们那双从严冬的皑皑白雪中拔出的脚，似乎还没有褪却清冽的雪香，便已沾满嫩嫩的春菲了。

春光荏苒，北国的大野，柳枝吐出了鹅黄，杏花绽露着霞彩。谁家的樱桃树红蕾乍放，一夜之间，头顶万朵琼玉……

江南想必又是一派莺飞草长了吧。秦淮河畔是否又随着春光滋长起六朝金粉的高情逸致？李香君扇上的桃花还在那里盈盈地开么？江南好呵！整个是一首绝妙的词，是白居易的、柳永的、或是李后主的，繁华、风雅而又略带伤感，就象这春天。

春光好！“明媚”二字，原是古人为春天独创的。就在这明媚之中，每天，恹恹的诗情倚在暖暖的辰光里，观看春天的眼睛巡视大地——鸟从泛着青绿的高高的树梢一声啼叫，就把一片天空带出了好远；贵似油的春雨象一把散发着新鲜木香的梳子，只那么细细地、密密地一梳，大地纷披的长发便一下子风情高扬起来；草绿了，花红了，阳光更灿烂了！清早起来，院子里的绿芽又发了一树，透红的花蕾只差一点儿就要张开笑脸了！接下来就是那棵挺拔的乔木抽叶了，嫩红的叶片，浓烈的清香，就象我们咀嚼过的名家的诗句。

头上的天空日渐明朗，这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远游。每天，捧着一本地图册浮想联翩，人还在这儿坐着，魂儿早已骑着一朵白云或一匹仙鹤浪迹四海了。只想挣脱人生的羁绊，吹一抹横笛，加入闲云野鹤之列。在这悠忽的时光里，生命只属于大千世界，大自然永远是永恒的主宰。假如我还有一点执着的欲念，来向飘渺的红尘寻求点什么，那么也只是为了对自然母亲的奉献。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自己还原给大千世界。挟江天风云，担四季霜月，离所去的地方虽遥不可及，毕竟越来越近了。

这时候，春天如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面对伸手可及的温暖和明丽，真想一下子就融进去啊！

至少，城外的田野上，野菜又发新绿了，可以带一个篮子去采的。嫩嫩的，肥肥的野菜，鲜美极了，远比烤乳猪、烧全羊（听，这些充斥着人类暴力的名字！）好吃得多了，并且吃后不会脑满肠肥地得心脏病、高血压之类的。

当然，还可以到后边嵩山上去采火冠芽儿什么的，不但败火，而且清心。采来采去，恍惚间觉得连人都要变成大自然的一片野菜或一株树木了。

春天，有一片新绿属于我们，她给我们的，远远比我们给她的多。

春 之 晨

又一个春天的早晨来到了，野外去，野外去！是心扉猛扇动着春之希冀，恨不化作翩飞的彩蝶，去和大自然母亲进行心灵与心灵的呼吸。

当拂晓用力抹去夜的深沉，亮出那美丽的黎明时，灵魂就沿着雄壮的鸡啼，向上，向远方滑翔。舔着清新湿润的空气，前去揭开白昼的序幕。

啊，正是这拂晓时分，雄鸡奏响号角，声援光明向黑暗发起的决战。

晨曦射下来了！你刚美的剑、柔和的水、闪金的流线，刚从雾的海洋出浴的美人，你这太阳圣洁的使者。

照着田野，照着河流，照着农舍……把一切都照得亮晶晶的，孩子们开始欢叫，马开始撒欢，牛欢快地奔向原野，它的长嚎从土地上升起，和着那刚刚涌动着的春潮。

抚着晴朗的天幕，太阳，慢慢地翻过了山巅，顺手把白纱似的雾扯了下来。山终于显出了清晰的轮廓，追逐着太阳对万物的眷恋，向群峰发送最新的信息。

踏着草地，披着晨辉，乡野的孩子仰望太阳的笑脸，静静地伫立在天幕下，仿佛被摄去了魂魄，直到草尖湿了双脚，凉气浸